

孫子兵法精華

總裁曰：

古今中外的戰術戰略，無論化學利器發明怎樣厲害，儘管戰爭情形和所用武器怎樣不同，但戰術戰略的原則，始終不變，所以我們中國兩三千年以前的孫子和孫吳兵略問答這些書，到現在還有同樣的價值，並且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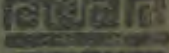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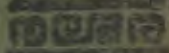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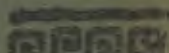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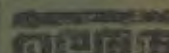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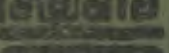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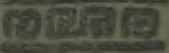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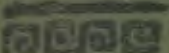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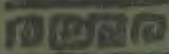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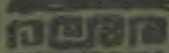
孫子兵法精義

新陣地圖書社刊印

亦與日俱新。比方孫子講「普攻者勳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這不是講現代的戰術嗎？

所以書中所講的東西，有很多就是現在外國人最新最進步的戰術原則

見廬山訓話「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450B

孫子兵法精義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本書封面題簽爲錢塘韓登安先生競製
贈先生工金石書畫兼擅鉄筆宗法秦漢
海內外求者踵相接其潤例爲石章每字
二元水晶象牙犀角倍之約日取件劣石
不治愛好之士如由本社函介減潤一成
謹爲介紹并誌謝悃

孫子兵法精義十三卷目錄

卷之一

計篇

卷之二

作戰篇

卷之三

謀攻篇

卷之四

形篇

卷之五

勢篇

卷之六

虛實篇

卷之七

軍爭篇

孫子兵法精義目錄

孫子兵法精義目錄

卷之八

九變篇

卷之九

行軍篇

卷之十

地形篇

卷之十一

九地篇

卷之十二

火攻篇

卷之十三

用間篇

總裁語錄

代序

謹節廬山軍訓精神訓話原題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之中

篇第二段

各位要知道，時間是一瞬即成過去的，人類文化是不斷積累而來的，所以天下沒有一件東西不是從舊的東西來的。所以從根本上講起來：天下的事物根本就無所謂新舊。天下沒有一件東西是新的，甚至可說越是新的東西越舊，越是舊的東西越新。這個進化的道理，這個辯證的哲學，各位將領要能理會，並且要能運用這個根本的原理到我們軍事上面來。我們一方面當然要預想到將來作戰時，戰場上武器是什麼？戰爭的情勢是怎麼？就現在所已通用的武器來說，當然空中是飛機，水裏是兵艦，陸地是大砲和地下坑道，此外主要的武器，就是現在尚未通用而各國都在天天拚命研究準備將來在世界大戰中獲取勝利的瓦斯，電汽，機械和各種化學的物質與方法，至於戰爭的進行就是在天空

中，海底下與地底下，所以認真講起來，那時不僅是地面的碉堡全沒有用，現在通用的一切武器大砲，甚至都要失其效用。但是大家要知道，無論到什麼時候，一切事物的原理是不變的，原則也始終如一的，好比一二三四五，一定總是一二三四五，一加二總是等於三，一加上一總是等於二，所以古今中外的戰術戰略，無論化學利器發明怎麼厲害，儘管戰爭的情形和所用的武器怎樣不同，但是戰術戰略的原則，始終不會變更。所以我們中國兩三千年以前的孫子和孫吳兵略問答這些書，到現在還是同樣的有價值，並且其意義亦與日俱新。比方孫子講「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這不則是講現代的戰術嗎？所以書中所講的東西，有很多就是現在外國人最新最進步的戰術原。可是我們中國一般沒有知識的人，自己國裏有很寶貴的東西不知道拿來研究運用，以爲陳舊落伍，抹殺一切；只知外國的東西，什麼都好，都想要用，但他又學不像用不會，結果使中國軍隊到如今弄得不成一個東西。不知道我們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中國的軍人，切不可自暴自棄，捨近圖遠，總要誠心誠意，實事求是精益求精來努力進取。現在

中國軍隊練不好，要給外國人欺侮，不當作我們中國的軍隊是個軍隊，是什麼道理？就是因為我們一般軍人有一個最壞的習慣，以為外國什麼東西都是寶貝，我們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廢物，沒有用的，以及自己固有的什麼東西既棄之如敝屣，同時外國的東西也只學得一點皮毛，大多數的軍人都不三不四，不文不武，所以外國人不當我們是一個軍人。而我們現在用的武器和戰術，也是不新不舊的，不中不西，說他完全是照中國舊的道理辦嗎？他又不是；說他是完全照外國新的辦法嗎？也不是。鑒於以往的失敗，我們應當覺悟，以後再不要有新舊和中西的成見，只應選擇最適合中國國情和需要的辦法來做；而最要的一點，還是要研究敵人作戰的方式，而來研究應付適宜運用得當的法則。就是說要研究新的戰術而來對抗他固定呆板的戰術，特別是我們自己固有的一切寶貝，不要丟了，要去研究要來運用。如果我們中國的軍人，不能了解這番道理，不能將過去的偏見和錯誤改過來，我們中國軍隊永遠練不好的，而將來亡國滅種的原因，也就在此。希望各位將領大家要反省，我們有沒有踏一般人的錯誤？個個人應該要明白，我們要趕

上人家，若是不從基本的學問技能腳踏實地的來努力，要想貿然趕上人家，是趕不上的。我們自己要老老實實承認中國一切科學是落後，一切經濟也是落後。但是我們祖宗遺下來的東西，一定有很多精華，很多寶貴，是超過外國人所有的，這些東西，有很多外國尚且當作一個寶貝來運用，我們自己爲什麼不努力研究，設法運用呢？所以你們各位將領，要懂得這個要訣，將來在國際戰爭中要戰勝敵人，我們可用舊的方法，來抵抗他的新的方法；也要用新的戰術，來制服敵人舊的戰術。……（下略）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婦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普，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臆，臆生阿鄆之間

，臧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臧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臧，乃陰使召孫臧，臧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忽見，齊使者如梁，孫臧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其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臧，臧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第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

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兵法精義

孫子兵法精義 卷一

計 篇

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卽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卽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

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惠覆。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皙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祭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孰，然後命將征之。兵旣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大道，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使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而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枕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李釜曰，危，亡也，以道埋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孫子兵法精義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鷙，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敵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云：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代越，始用師于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遠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尙暴虐，令人不便，則

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

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祀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溫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待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敍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騫一馬，則必殘人違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敍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夏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敍之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有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遽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曲部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

開闢，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斲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苟卿曰，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爲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卽勝也。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也。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卽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爲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原本作兩國之據），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儒而不能強諫是也、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卽其義也。杜牧曰，

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峯並曰，天時地利。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

法令執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也。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皙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爲然。

士兵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開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皙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概。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罪無度則戮而無

威。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爲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之。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云，允當則歸也。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李筌曰，兵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變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御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佐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若孫臏滅竈而制龐涓。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覲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戔敬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鷲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王皙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

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視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視之遠，遠而視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誑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水翼，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以扞采樵者以應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傳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傳檀陰分十將，掩而襲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輕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邾是也。

實而備之。

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取其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當須有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張預

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夫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張預曰，或

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旣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間離之，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毀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

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鬪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尙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城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

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懿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尙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縱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鬥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月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

，察機在目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兵法精義 卷二

作戰篇 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也。

千里饋糧

曹公曰，越境千里。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

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贈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衄，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李峯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也。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

爲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

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迓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孟氏曰，兵車轉運於十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

近於師者貴賈，貴賈則百姓財竭。

王皙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賈，哲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

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械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蔽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卽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苾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公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苾，豆稭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苾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

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張預曰，六石四斛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萁豆稭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剝，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壙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慙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公曰，益己之強。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卻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皙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兵法精義 卷三

謀攻篇

曹公曰，欲攻敵，必先謀。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至一百人也。

孫子兵法精義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史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

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采，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質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嬖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史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詒以疑

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皞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曹衛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犄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下政攻城，

曹公曰，敵國以收其外糧，城以攻之爲下政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觀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帥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轅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輜輜者，輜牀也，輜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樓雲梯之屬，距闔者，踴土積高

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輶輜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輶輜，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衡，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距堙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也。張預曰，修櫓，大櫓也，傳曰，晉侯登冀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福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櫓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櫓明矣，輶輜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墮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與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尙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鬪。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

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退道，則我之擒也，諸將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李峯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頻伐陳之策，頻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

五則攻之。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杜佑曰，若敵並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後，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李峯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已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

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李峯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卽累，燒牛尾，卽殺騎劫，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公汜水之戰也。陳皞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

不若則能避之。

杜佑曰，引兵避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換，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旣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奴匈奴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二。

孟氏曰，已下語是。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

李筌曰，糜，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驟也，楚將龍且遂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卻而敗，是不知其退。王皙曰，糜，繫也，去此

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蘭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

杜牧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

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天。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其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收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孟氏曰，審知彼己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李峯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李峯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材，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

孫子兵法精義

孫子兵法精義 卷四

形篇

曹公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李峯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尙撞棚雲梯，士
山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
者，爲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
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

不能使敵必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爲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

而不可爲。

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爲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李峯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尙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閒，識辨五令以節衆，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王皙曰，守者似於勝不足，攻者似於勝有餘。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鬪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大時之使者，動於九天之上。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何氏曰，九地九大，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遂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

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遂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非衆人之所見也。

戰勝而大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非良將也，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舉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鬥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忒也，此筌以忒字爲忒也。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衄，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兆敗，田豐知魁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

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敵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大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敵，方始趨起，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藉，何異趣倉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王皙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王皙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李峯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鎰銖則強。

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悍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兵法精義

孫子兵法精義 卷五

執篇 曹公曰，用兵任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旣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

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旣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

，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人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鑊鄒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止，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孟氏曰，礮，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礮石投卵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數失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犄角置陳，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之，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召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峯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峯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峯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峯曰，酸，辛，醎，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戰執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鳥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倪也。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執也。

孟氏曰，勢峻則石雖重不能止。杜佑者，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鷺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况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鷺雖微，節勁則折物，張預曰，鷹鷂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擊，李靖曰，鷺鳥如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執險。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

其節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

執如彌弩，節如發機。

孫子兵法精義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尙疾，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疆。

曹公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爲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疆也，爲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疆也。

治亂數也。

曹公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執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

疆弱形也。

杜牧曰，以疆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何氏曰，形勢暫變，

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彊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李峯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與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滅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土，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龐涓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

救兵雲集，觀城而通，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與從之，師次葭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之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得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得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得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

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饋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

故善戰者，求之於執，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執。

曹公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李峯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

任執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故善戰人之執，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執也。

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

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困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兵法精義 卷六

虛實篇 曹公曰，能虛實彼已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峯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

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坑壟，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宜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李峯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李峯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竄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李峯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飽能飢之。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王皙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哲謂火積亦是也。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與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不相往而救之也。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

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迴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潼，去臨潼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潼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潼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潼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潼卽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潼，朱雋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尙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

，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去，追破之。陳皞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強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李峯曰，言二通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生死，懸形於我，故曰司命。李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杜伐曰，衝突其空虛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皞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

蓋言乘虛之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公李峯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袁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故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恆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兵，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明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

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袁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噪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以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公曰，軍不欲煩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公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我未修壘塹，敵人不以形勢之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李峯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鞍，疑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

是爲十共擊一也。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壑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疆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大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公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公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撤衛，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兵者寡，故衆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已至，可不往以勞之。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殺，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

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况數十里之間也。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勁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况首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鬥。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也。杜牧曰，以下四事

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鬥勝也。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殺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杜佑曰，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數，則長短可知也。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

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李峯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閒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閒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曹公曰，因敵形而立勝。李峯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尙密，非衆人所知也。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制勝，非衆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行，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兵因敵而制勝。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李峯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疆兵援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故兵無常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曹公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

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也。王皙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尙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

日有短長，月有生死。

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杜佑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兵法精義 卷七

軍爭篇 曹公曰，兩軍爭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杜佑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息，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離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張預曰，形勞

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公曰，遲不及也。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臧，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抗拒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伏，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况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

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

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蹶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王皙曰，謂以迂爲直。

以利動。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台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合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霆。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張預曰

，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

杜佑曰，鐸，金鉦也，聽其音聲，以爲耳候。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卽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

，越爲左右句卒，使之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竦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旣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鴛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鬥，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

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問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卽朝氣也。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晝氣惰。

王皙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

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公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臥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蓄，非有忿怒欲鬥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儒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鬥，不啻諸劇，至於操刃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側然而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卽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剽降掘冢之怒也，秦之鬥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峯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堅臥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乂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無要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

孟氏曰，敵背丘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却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中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中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

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

餌兵勿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己，士卒勿取也。

歸師勿遏。

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

其言。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兵法精義 卷八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圯地無居。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孟氏曰，天下則爲敵所囚。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衢地合交。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敍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敍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樞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十句請伐偏陽，荀彧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故曰，不從中御。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闢外之事，將軍制之，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害也，將貴適變也。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門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侮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

是故屈諸侯者爲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

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聞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口內役，諸侯若此而勞。

趨諸侯者以利。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

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

故將有五危。

李峯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鬥，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孟氏曰，見利不進，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猖獗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張預曰，剛愎褻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汗辱致之也。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汗辱之，如諸葛孔明遇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伏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兵法精義 卷九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皙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羲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李峯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杜佑曰，向陽也，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

戰降無登。

曹公曰，無迎高地。杜佑曰，無迎高地，降下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

山，無登逐也。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

絕水必遠水。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列陳，備疑不敢渡。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杜佑曰，半渡勢不并，故可敵。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濰水，夫禦敗楚子於滄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臯，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泝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漑我也。杜佑曰，恐漑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漑灌，人若投毒藥於上流也。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拆，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皞曰，斥鹵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注曰沈，深水之下，斥，鹵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曹公曰，不得已，與敵會與斥澤中。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不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李峯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死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卽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使水草處，實利糧道。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

邱隄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使也。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也。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叢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汙濘，車騎不通。

天隙。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山澗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軍旁有險阻蔣潢，并生葭葦，山林藟蒼，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叢生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藟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藟蒼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

。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

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遣輕捷，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張預曰，敵人捨險而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獸駭者，覆也。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衝故高也。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李峯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卽其義也。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闕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閒來，必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闕與非趙所有矣，奢旣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卽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

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卽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

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愍也，來日請相見，晉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閒謀曰。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卽其義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陷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者，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

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猝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

半進半退者，誘也。

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渴也。

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觀一人，三軍可知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鳥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道，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

陳皞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杜佑曰，旌旗謬動，低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杜牧曰，魯莊公敗齊於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餼，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杜佑曰，穀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餼之食，欲死戰窮寇也，餼即缶之類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于士，棄餼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

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

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

入人者，與之言安徐之執者，此將其失禁也。

數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

惟武無進。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為敵人所擒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

，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

孫子兵法精義 卷十

地形篇 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特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孫子兵法精義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而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杜佑曰，地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尙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灑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滂之患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便。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

卒强吏弱，曰弛。

杜牧曰，言卒伍豪强，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圻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

欲合戰，兵士潰散，布日劉身死。

吏強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變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與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逆士衆。杜牧曰，主者，言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任

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陳皞曰，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地知天，勝乃可全。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

孫子兵法精義 卷十一

九地篇

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

諸候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公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何氏曰，散地士卒恃土，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鬥，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

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糧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啣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

此全勝之道。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皞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不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公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公曰，先至得其國助也。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曹公曰，難返之地。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

何氏曰，圯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

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門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謀，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慮，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鬪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是故散地則無以戰。

杜佑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

輕地則無止。

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

爭地則無攻。

曹公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

交地則無絕。

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住，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吾既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曹公曰，結諸侯也。

重地則掠。

曹公曰，畜積糧食也。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運，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背負於上，多者有賞，若欲

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圯地則行。

曹公曰，無稽留也。張預曰，難行之地，則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饒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扶。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

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祕要也，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

聽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給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侯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爲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投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尙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日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糈以養之，浚溝壑

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仰而不進，是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爲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心專，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門，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皙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其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荊，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

士人盡力。

王皙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鬥，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于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

不得已則鬪。

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鬥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感而流涕也。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爭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無由克之，若荆軻與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爲羽聲怵慄，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

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張預曰，吳越仇讐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陳皞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杜牧曰，強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公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我之命，喻易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李筌曰，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卽遠，士卒有必死之心。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杜佑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張預曰，去已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尙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之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

爭地吾將趨其後。

杜佑曰，利地在先，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杜佑曰，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殆，使諸侯爭。

重地吾將繼其食。

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圯地吾將進其塗。

張預曰，遇圯塗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

不得已則鬪，

杜佑曰，勢有不得已也，言鬥太過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心。

過則從。

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張預曰，深陷于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公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王皙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已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

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

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隣援，不蓄養機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墮，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馮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奪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此之謂也。賈林曰，欲拔城墮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云無法無政。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鬪，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徒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每勿告以害。

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公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鬪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問道草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饗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駭，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曾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願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千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城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將軍並無鬥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

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洹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騎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則士卒心不專，旣陷危難然後勝，勝敗在人爲之耳。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鬥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

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舉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公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事成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糺折符，無通其使。

曹公曰，謀定則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道梁，斷毀符節，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杜牧曰，勵，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公曰，敵有間隙，當亟入之地。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先其所愛。

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

微與之期。

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來而決戰。陳諱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捍拒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卽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兵法精義 卷十二

火攻篇

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嘔血而殞。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衆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

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芻乘城，使銳士間出外圍，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郟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烟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於金鴈橋，又大敗之。

二曰火積。

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頻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李峯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十，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

五曰火隊。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着箭頭頸，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戰，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張預

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翼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子，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

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

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爲。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以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爲所害也，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

晝風久，夜風止。

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使，能作爲功也，作爲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義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爲用。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矣。

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爲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可以言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鬥，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杜牧

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皙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慍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張預曰，君當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當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兵法精義 卷十三

用間篇 曹公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讎，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問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人君之寶也。

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鬼神之神紀，人君之重寶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網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鄉邱，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咸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益而來，猶其義也。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

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間道，厚賜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複問其君臣，使不和同也。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尙，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誘羅尙，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尙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尙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尙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蘇靺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死，凌敏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

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還，及其將顏聚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

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人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問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又范雎爲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請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旣怒廉頗軍多亡矢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陽報，則反爲我利，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秘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下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下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甚近。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卽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

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撻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饑寒垢恥者爲之。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第，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曾師曰，來日請相見，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廷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廷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

非聖智不能用間。

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陷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間者之情，殺之可也。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尙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

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知之，或敵使來間，我當使問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閽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姓名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遣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王皙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爲辯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

，威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來利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尙可使爲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釜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公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有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犂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卽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縻，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伴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

重之以質，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昭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問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遠，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問人，人亦用間以問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問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犂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鄆陵，苗賁皇在晉候之側，伯州犂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賁皇在晉候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

孫子兵法精義

一六四

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孫子兵法精義卷十三完



A541 212 0009 9450B

孫子兵法精義

每册實售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刊印者 新陣地圖書社

社址金華清波門內九號

發行人 黃 萍 蓀

印刷者 杭州鉛石印刷店

金華法院街十五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十月初版發行

新陣地圖書社

代定。代辦。代理。代發。代售。

各地圖書報刊雜誌

類誌雜										刊名	刊期	每冊半年	年						
時類	十日	世界	密勒氏	健康家	名著選	文摘	青島	逸經	改進					西風	西風	宇宙	宇宙	中外	財政
編劇	戲劇	知識	氏評	家庭	譯評	電影	影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刊
月刊	旬刊	半月刊	週刊	月刊	月刊	旬刊	週刊	旬刊	半月刊	月刊	月刊	半月刊	半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半月刊	月刊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	四	二	三	二	二	四	七	四	二	一	二	三	三	三	二	四	二	五	五
三	五	六	六	七	七	五	五	五	七	六	九	四	四	五	七	三	三	七	七
類刊畫報日										報名	地址	每月	半年	年					
知識	科學	新華	中華	大地	良友	東方	刊名	新開	申報						大美	婦美	中央	時事	立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刊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半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刊	上海	上海	上海	桂林	重慶	重慶	香港	香港	香港	金華		
四	八	三	八	九	八	九	刊	三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四	四	一		
三	三	一	四	五	四	五	刊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刊	六	六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函目簡有印列備及不多繁目名類等書圖誌雜刊畫報刊